

走向十月胜利的强大纪律保障 ——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的思想

任晓伟

(陕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 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从 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产生布尔什维克到十月革命,列宁坚持把推进政治纪律建设摆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首要地位,把无产阶级政党作为建立在统一政治纪律基础上的阶级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在复杂的党内斗争环境中,列宁坚持反对脱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派别活动,主张把党的政治纪律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并把巩固无产阶级党性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看作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核心要义。列宁还深刻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纪律根植于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守,是党性修养的自觉呈现。

关键词: 列宁;十月革命;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

中图分类号: D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79(2017)04-0003-07

Strong Disciplinary Guarantees for Victory in October

——Lenin's Though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letarian Party's Political

Discipline Befor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REN Xiaowei

(School of Marxism,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proletarian party's political discipline was important contents of Lenin's theor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proletarian party. From 1903 when Russia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 produces Bolshevik in "the Second Congress" to the October Revolution, Lenin insisted on putting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discipline in the first pla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ussian proletarian political party, took the proletarian party as the highest form of class politics organizations which were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democratic centralism. In complex inner-party struggle environment, Lenin insisted on opposing the factional activities which was separated from the scientific path of Marxism, advocated that the party's political discipline should be based on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regarded the consolidation of the proletarian party's spirit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as core principles. In addition, Lenin also profoundly indicated that the proletarian political party's political discipline should be rooted in sticking to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people's fundamental interests, which was the conscious representation of party's spirit.

Key words: Lenin; October Revolution; proletarian political party; political discipline

收稿日期: 2017-04-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党性修养与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研究”(编号: 2015YZD15)

作者简介: 任晓伟(1974-),男,陕西清涧人,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

1948年11月,毛泽东在《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中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经验时说“自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一百多年的时间内,只有在有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十月革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战胜法西斯侵略的榜样的时候,才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和发展了新式的革命党。自从有了这样的革命党,世界革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1](p1357)]毛泽东在将近70年前讲的这一观点,深刻指明了十月革命成功以及十月革命能够深刻影响世界革命和时代发展的根源在于一个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一次伟大的历史壮举,十月革命体现出了无产阶级政党严明的政治纪律,而在这种严明的政治纪律下所蕴含的则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的深刻思想。梳理和研究在走向十月胜利过程中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的思想,对于总结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入认识当代中国共产党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格局中推动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无产阶级政党是建立在统一政治纪律基础上的阶级政治组织的最高形式

19世纪80年代,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逐渐出现,产生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但由于受到这一时期欧洲修正主义和“正统”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较长的时间里并没有真正走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道路。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生了分裂,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开始形成,这标志着在科学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为后来俄国共产党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组织基础和建党模式。因此,列宁后来说,“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2](p135)]与资产阶级政党和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不同,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一成立,列宁就把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作为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在严明政治纪律的基础上成功锻造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纪律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政治纪律是指全体党的组织和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等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中央权威”。^[3](p96)]要形成这样严明的政治纪律,必须要把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在统一的政治纪律的基础上,并把党科学地理解为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阶级政治组织。1900年,列宁在《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中针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建党后仍然存在的对党的错误认识指出,必须“要组织政党,组织起来同专制政府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坚决的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无产阶级就不能去进行自觉的阶级斗争;不这样组织起来,工人运动就会软弱无力”。^[4](p286)]党作为无产阶级的特定政治组织形式,是高于其他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形式的,这种属性上的“高于”,客观上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要把强化纪律特别是政治纪律作为自己政治存在的基础。在1901-1902年的《怎么办?》这部“关于坚如磐石的党的理论”^[5](p372)]著作中,列宁在反对经济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同时,牢牢地确立起了马克思主义对政治的科学理解,凸显出了党在无产阶级政治斗争中的核心地位,指出“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4](p386)]与其他工人组织相比,列宁所讲的革命家组织,或者说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形态上有两个鲜明特点:一个是高度集中性,一个是高度纪律性。因此,列宁指出“我们运动中的活动家所应当遵守的唯一严肃的组织原则是:严守秘密,极严格地选择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真正的革命家组织是会用一切办法来清除其中的不良分子的。”^[4](p419-420)]列宁这里虽然没有使用政治纪律的概念,但实质上无疑指明了政治纪律对于“革命家组织”这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性。正是由于充分认识到统一的政治纪律对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极端重要性,列宁坚决反对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外再成立其他的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所谓“无产阶级政党”。1903年2月,针对崩得分子(即“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简称)试图成立犹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企图,列宁极其尖锐地指出,这是“把民族问题上的基本错误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在同专制制度,同

全俄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我们应当以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战斗组织出现,我们应当不分语言和民族依靠整个无产阶级,依靠在经常共同解决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中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而不应当建立一些各行其是的组织,不应当分散成为许多独立的政党而削弱自己进攻的力量。”^{[6] (p103-104)} 在1903年7-8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列宁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央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加强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的紧迫性。因此,在讨论党的章程时,列宁提出党章第1条的条文是“凡是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都可以成为党员。”孟什维克领导人马尔托夫则提出了一个与列宁相反的条文,即“凡是接受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且在党的一个组织领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的,都可以成为党员”。^{[7] (p64)} 表面上看,两个条文只是几个字的差异,却涉及要不要建立统一政治纪律基础上的无产阶级政党以及如何建设这样一个党的重大问题。关于这一点,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的发言中指出“保卫党的路线的坚定性和原则的纯洁性,正是现在成了尤其迫切的问题,因为恢复了统一的党会把许多不坚定的分子吸收到自己的队伍中来,随着党的发展,这种分子的数量也会增加。”“我们的任务是要让中央委员会把实际的监督权掌握在手里。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6] (p270-272)} 正如英国学者伦纳德·夏皮罗所说的那样,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列宁提出的党章第1条实际上“意味着要求党员遵守更严格的纪律”。^{[8] (p67)} 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正式在党章中采用了列宁的这一条文,从而“使社会民主党同各种民主主义政党严格划清了界线”,^{[9] (p210)} 为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提供了重要制度基础。

列宁在经历俄国无产阶级组织从小组时代向作为整体的党的时代的过渡过程之中,深刻认识到建立在以服从中央委员会为基石的政治纪律对于党作为阶级的最高政治组织所体现出来的统一意识、统一行动具有的重大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后,列宁把党应有的政治纪律与小团体的小组习气对立地提了出来,发出“能够真正遵守党代表大会的决议、尊重党的纪律和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万岁”的号召。^{[10] (p113)} 这也是向全党发出的建立统一政治纪律的号召。列宁在1904年2-5月间写成的《进一步,退两步》中进一步提出“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10] (p252)} 这是对包括政治纪律建设在内的整个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非常重要的一个重大观点,意味着列宁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发展水平的认识达到新的境界。要体现出党所具有的列宁所说的这种“总和”的性质和作用,联结党的各种组织和党员个体的政治纪律则是关键性因素,因此把党看作为组织的总和,体现出了列宁对政治纪律和党作为无产阶级最高阶级政治组织之间内在逻辑的深刻认识和把握。

二、反对脱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的派别活动,把党的政治纪律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

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和巩固是一个复杂的充满了斗争的过程。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建立政党的过程中,列宁反复强调,“在建立政党的问题上是不能以道义上的考虑作依据的”。^{[6] (p273)} 同样,在建立党的政治纪律的过程中,也不能把道义作为依据,必须要反对党内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派别活动,把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立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政治基础之上。

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到十月革命,甚至是到十月革命后俄共(布)“十一大”正式确立起“一党制”前,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始终存在着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派别,特别是与孟什维克的政治斗争。这种斗争尽管涉及关于俄国革命、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领域中非常广泛的问题,但实际上却根源于在如何建党的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即列宁所说的是“自上而下地建党,即从党代表大会以及它所建立的机关出发来建党”还是“自下而上地建党,让任何一个大学教授、任何一个中学生和‘每一个罢工者’都能自封为党员”^{[10] (p199)} 这一问题。在列宁看来,要建设一个中央统一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起党的政治纪律,必须要建立起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和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最根本的政治纪律。

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我们如果从扎扎实实建立坚强的革命家组织开始,我们就能保证整个运动的稳定性,就既能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目的,又能实现纯粹工联主义的目的”。^{[4] (p400)} 那么,如何才

能扎扎实实地建立这样一个坚强的革命家组织?面对这一问题,列宁高度强调了集中制对党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专业化必须以集中化为前提,并且绝对需要有集中化”。“只有集中的战斗组织,坚定地实行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并能满足所谓一切革命本能和革命要求的组织,才能使运动不致举行轻率的进攻而能准备好有把握取得胜利的进攻。”^{[4] (p409, 416)}与无产阶级客观上的集中相适应,无产阶级政党在组织上的自上而下的集中成为党的政治纪律的基石。这一基石稍有松懈,无产阶级政党和整个社会主义的组织事业就有被瓦解的危险。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继续发展了对集中制的认识,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思想一致与组织一致相统一的观点,指出“在党纲问题上和在策略问题上的一致是保证党内团结,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的必要条件,但只有这个条件还是不够的。为了保证党内团结,为了保证党的工作集中化,还需要有组织上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在一个已经多少超出了家庭式小组范围的党里面,如果没有正式规定的党章,没有少数服从多数,没有部分服从整体,那是不可想象的。”^{[10] (p387)}列宁这里所指出的正式规定的党章、少数服从多数、部分服从整体,构成了后来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也构成了党的根本政治纪律和基本政治规矩。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新的政治环境中,列宁在坚持无产阶级集中制的同时,开始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民主集中制的思想。1905年7月,列宁在《〈工人论党内分裂〉一书序言》中全面阐明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涵,即少数服从多数;党的最高机关是党的代表大会;党的中央机关的选举必须是直接选举;党的一切出版物,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绝对服从党代表大会,绝对服从相应的中央或地方党组织;对党员的资格做出明确的规定;对党内少数人的权利做出明确规定。“这就是必须无条件服从的组织原则。”^{[11] (p155)}此后,一直到十月革命,虽然俄国政治环境和革命发展形势不同,但列宁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并没有发生变化,成为维系党的团结和统一、维系党的政治纪律的主要纽带。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第一次把列宁主张的民主集中制写入了党章,使民主集中制成为了“一致公认的原则”,^{[12] (p214)}标志着俄国无产阶级政党走出了前一时期的联合的性质,成长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

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党的政治纪律形成过程是一个同党内脱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其他派别进行斗争的过程。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处于“党外有党、党内有派”的组织格局中。自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成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后,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仍保持着形式上的联合。列宁在领导布尔什维克推动党的纪律建设过程中一直在加强对孟什维克的斗争,反对孟什维克脱离科学的马克思主义道路。1903年,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与马尔托夫著名的“党章第1条”的争论中,列宁就深刻认识到这种争论实质上是“拥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个人主义的人同拥护无产阶级组织和纪律的人发生了冲突”。^{[10] (p264)}也就是说,涉及怎么样建党的问题,即要不要把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建立在严格的政治纪律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俄国革命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列宁都始终坚持对孟什维克及其新衍生出来的派别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这种斗争既是思想上的斗争又是组织上的斗争,以此来“保证党内思想斗争能够而且应当同严格的组织上的统一,同大家服从共同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完全一致”。^{[12] (p362)}1912年1月,鉴于1905年之后维特时期和斯托雷平时期俄国改革所激起的“立宪幻想”,孟什维克和其他一些党内派别以宣传取消党的革命纲领为目标走向了“取消主义”,形成了“取消派”。为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大”专门通过了《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列宁在这一决议的草案中指出,“取消派”已经“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小集团”,因此“代表会议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主义进行斗争”。^{[13] (p134)}这一决议把“取消派”逐出了社会民主工党,这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巩固了党,提高了党的纪律性和战斗力,造成了党的真正的统一”。^{[7] (p168)}

可以说,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思想的指导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建设的每一步都离不开与党内脱离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派别的斗争。这一斗争过程体现出了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俄国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但在今天应当能够看得更清楚。

在建立党的统一政治纪律过程中的这种斗争,在深层次上表明列宁认识到由于俄国社会和革命发展的特殊性,不可能在俄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或受西方过多影响的无产阶级政党。1915年7-8月,列宁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中总结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历史经验时说“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影响和各国合法的社会民主党在战前的巩固,则使我国一些典型的自由派几乎完全拜倒在‘合理的’、‘欧洲式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民主党的脚下。俄国工人阶级不得不在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30年的坚决斗争中形成自己的政党。”^{[14] (p550)}这就表明,列宁关于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加强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思想所涉的历史内涵,在更广的范围内触及到相对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问题,是模仿西方的政党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还是根据自身的历史特点和发展特殊性建立一个与西方政党不同的新式政党。

三、巩固无产阶级党性和维护党中央的权威是党的政治纪律建设的核心要义

党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但这一概念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不同阶段经历了不同的变化。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党性概念的贡献,不仅在于使党性保持着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所指的理论的阶级立场这一内涵,同时也体现为党员对党组织、下级党组织对上级党组织自觉服从的政治态度,从而实现了党性这一概念的理论性内涵和组织性内涵的统一。^[15]1905年,列宁在著名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说“有些人没有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还不是党的人,他们认识肤浅或者思想畏缩。”进而,列宁针对在写作中忽视党的观点的人指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14] (p662, 663)}列宁这里所说的“成熟到具有党的观点”实际上指明了党性在理论和组织上的根本内涵。此后,党性就成为列宁整个政治思想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用来指称“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14] (p232)}的一切思想倾向和立足于这一思想倾向发展出来的政治倾向。1911年7月,列宁在评述加米涅夫所写的《两个政党》的小册子的序言中指出“为捍卫党而斗争,这就是党性。”^{[16] (p300)}1913年,在《糊涂的无党性分子》一文中,列宁指出“只有群众才能创造真正的政治。”“俄国觉悟工人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反对这种轻视党性的态度。”^{[17] (p69)}从政治纪律建设的视角来看,加强党员和党组织的“党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党性成为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的核心要义,或者说,无产阶级政党严明的政治纪律是党性的要求和体现。

在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中,党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其关键在于对中央权威的服从。因此,从列宁的论述和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历史来看,党性作为概念的出现和强化,与对中央权威的强化是同一个过程。关于中央委员会作为“革命家组织”的上层在全党的核心地位,在列宁1903年的《怎么办?》中已经有鲜明的阐述,这是列宁主义党的建设理论的基础所在。但是,在复杂的党内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环境中,列宁领导下党的中央权威的加强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上产生了两个中央机关:一个是中央机关报编辑部,负责党的理论和思想;一个是中央委员会,负责党的策略和实际工作,从而形成了列宁所说的“两个中央机关制”。“两个中央机关制”的存在导致了党内组织和行动的严重混乱。1905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三大”撤销了“两个中央机关制”,加强了中央委员会对全党的一元化领导,强调“中央委员会的各项总的决定对各地地方委员会来说是必须执行的”。^{[9] (p173)}列宁在关于“三大”的总结中说“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发现,不稳定的正是国外的编辑部,——而党却成长起来了。在这种条件下,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由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办法,就不能不得到广大党的工作者的赞同。”^{[9] (p210)}1906年,在党的“四大”上,列宁继续强化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威,指出“党的中央机关应该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党的全体代表大会应该选出统一的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指定党中央机关报的编辑部。”^{[12] (p214)}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外的党组织的决议》也强调,“代表会议批准国外组织委员会为党的一个国外组织,并号召一切站在秘密党一边同反党流派(取消派)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护党分子,不分派

别和流派,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协助进行国内的党的工作,并建立统一的国外组织”。^{[13] (p162-163)}这个决议解决了困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多年的国外党和国内党及其与中央委员会的关系问题,这在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917年7-8月间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六大”面对十月革命前尖锐复杂的政治环境,为进一步加强中央权威,重新修订了党章,把“服从党的一切决议”作为接受党员的一个重要条件,^{[7] (p247)}为最终在十月革命中夺取政权奠定了稳定的领导条件。

无产阶级党性的巩固和对中央权威的加强,使列宁领导下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政治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不断得到提高。这个过程,也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真正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群众性政党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过程。到十月革命前,列宁的政治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以有关一切问题的众所周知的正式决议为中心建立了‘团结和纪律’”。^{[18] (p198)}从世界无产阶级政党发展的层面来看,同样重要的是,在不断推动党的政治纪律建设过程中,布尔什维克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开始突破了“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外壳,建立共产党的任务迫切地提到俄国无产阶级面前。因此,十月革命前夕列宁在《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中说:“‘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19] (p178)}由此,布尔什维克开始走上了单独建党的道路,把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和发展水平推进到了新的阶段。

四、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纪律根植于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坚守

任何一种形态的纪律都离不开强制性和服从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纪律也是这样,但这一点并不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的实质。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纪律根源于党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坚守,也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客观要求和反映。列宁在推动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的过程中,一直面对着诸如“布朗基主义”“极端民主制”的指责。即便是当时德国著名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也认为列宁是鼓动“部分机械地服从整体”“奴隶般的顺从”“盲目服从”,^{[20] (p37)}这些都反映出对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实质的错误认识。

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首先是建立在党和阶级的联系和区别上。在1904年的《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说,“我们是阶级的党,因此,几乎整个阶级都应当在我们党的领导下行动”。但是不能由此忽视党和阶级、群众的区别,“拿我们是阶级的党作借口来为组织界线模糊辩护”,“它的害处就是会产生一种把党和阶级混淆起来的瓦解组织的思想”。^{[10] (p255-261)}这表明,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无产阶级政党所体现和反映的不是所代表阶级和群众的一般水平,而是体现所代表阶级和群众进步和实现其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水平。因此,列宁后来在对十月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中说:“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2] (p154)}如果说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需要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那么,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具备了严明的政治纪律才能肩负起实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历史任务。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明的政治纪律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没有了这种严明的政治纪律,无产阶级政党将从“党”的时代倒退回到“小组”时代,也就是列宁所说的党作为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瓦解的危险,而这将意味着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放弃或者说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来消解无产阶级的事业。

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纪律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根本保障。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党的统一有两类形态:一是思想上的统一,一是组织上的统一。党在思想上的统一根本上是维系在党依据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形成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基础之上,而党在组织上的统一根本上则是维系在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上的党的政治纪律的基础之上。这种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统一有机结合在一起。1906年11月,列宁在《同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一文中说,要把“无情的思想斗争同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结合起来”。^{[21] (p121)}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构成了

这种结合的实质。党内思想斗争的本质在于如何认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十月革命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形成和修改来看,这是一个充满复杂斗争的思想过程。这种思想斗争之所以要和无产阶级政党的纪律结合在一起,则是因为党的纲领形成后只能依靠具有严明政治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带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去实现。离开了思想的政治纪律建设只能是简单粗暴的强制,反过来,没有具有严明政治纪律支撑的党内思想统一不可能成为引领历史进步的思想力量。这也是十月革命前列宁反复强调党在思想上的一致要用党在组织上的一致来巩固这一观点的重要原因。

此外,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纪律也是党员联系群众的修养的客观要求和反映。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的生成来看,这种政治纪律不可能凭空发生,而只能在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中逐渐养成并不断自觉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在总结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政治纪律建设的经验时指出,“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是无产阶级政治纪律能够形成的重要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2] (p136)} 因为只有在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广泛联系中,才能真正在实践中去感触、体察和区别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一般要求和根本利益,才能形成对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纯洁性的自觉和自信,并最终能够从坚持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层面形成对党的政治纪律的自觉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党性修养。

总之,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的思想成为布尔什维克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灵魂所系,也是布尔什维克能够捕捉战略机遇,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十月革命中夺取国家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力量之源。尽管十月革命后苏联社会主义在长期历史发展中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命运,但历史的反复和尘埃是无法蒙蔽住十月革命前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政治纪律建设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其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的思想真理光芒。

参考文献:

- [1]毛泽东选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2]列宁选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 [4]列宁选集(第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5]〔波兰〕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 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第2卷) [M]. 唐少杰,等译. 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
- [6]列宁全集(第7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7]〔苏〕鲍·尼·波诺马辽夫. 苏联共产党历史[M]. 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社,1960.
- [8]〔英〕伦纳德·夏皮罗. 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M]. 徐葵,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1.
- [9]列宁全集(第10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0]列宁全集(第8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 [11]列宁全集(第1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2]列宁全集(第1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13]列宁全集(第21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14]列宁选集(第2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5]任晓伟.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史上“党性”术语的使用及其内涵变迁[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 [16]列宁全集(第20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17]列宁全集(第2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18]列宁全集(第25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9]列宁全集(第29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20]列宁全集(第9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21]列宁全集(第1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郭荣华)